

马可·波罗的使者

法国艺术家 Matthieu Dorval

郭宇冈 陈梦雯

十三世纪末，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被囚于热那亚，在监狱里他口述了其在中国的旅行经历，并由鲁斯蒂谦记录下来而成书。这部中世纪的著作，第一次向西方人展示了广阔无垠的亚洲世界，这本书甚至激发了两百年后的哥伦布探险，这就是不朽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

700年后，法国人Matthieu Dorval来到西方人眼里的神秘大地——中国，他要向世人讲述马可·波罗的故事。Matthieu一生与海结缘，出生于法国布雷斯特，生活在法国费尼斯代尔海角和爱尔兰西部之间，事业起步于苏格兰西部。费尼斯代尔（Finistère）法语的意思是“大地的尽头”，在这里有工作室的Matthieu总是试图探索地平线的奥秘：力量和强度，他不停地用画笔探索。其风景作品，充满了张力和热情，绝不是简单地描绘现实，或反映现实。其作品穿透风景的表象，直达其本质、其根源、其地质结构，甚至是穿透了我们所属的世俗的时代。

Matthieu发展出其独一无二的风格：用其独特的书写方式触摸着自然，捕捉着那些转瞬即逝的含义，那些生气勃勃的色彩，那些不可磨灭的诗意表达。

2016年，Matthieu应“别处即此处：中法艺术展”组委会的邀请，以集装箱为创作载体，创作一件装置作品。提起集装箱，Matthieu脑子里马上闪过的一个词：交流！商品的交流，东西方的交流，这种交流具有连续性和丰富性。而东西方交流的先驱，非马可·波罗莫属！



1.2. (法) Matthieu Dorval,
马可·波罗游记(内部实景画面)
3. (法) Matthieu Dorval, 马
可·波罗游记, 十二幅长卷(内
部实景画面)

马可·波罗眼里的中国，是宣纸，是丝绸；是高雅，是奢华；是河流、是山川；有世俗的市井，也有绚烂的宫殿，惊叹、对比、欣赏，这些都是神奇之旅的元素。

在Matthieu的长画卷中，表达着历史尘埃的深处，交流的人性光芒中，贸易曾上演着一幕幕“文明的剧幕”。十二幅作品从左到右，组成一幅流动的长卷。

一幕幕场景：威尼斯的启程、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教徒、冬日高原积雪的山巅、烈日灼烧下的塔克拉玛戈壁滩、沙漠夜晚的风声迷惑着商队并将其带往无尽的迷途。接着是中华文明的摇篮：黄河、长江和西江，是尘世间的天堂花园（杭州），是充满中国魅力符号——荷花与圆，是无所不在、贯穿始终的红，是最后乘着季风穿越海洋的回归。

这件作品里，过饱和的色彩弥散在空间中，一如透视着神秘的昔日时代。艺术家将佯谬、世俗信仰和当代物质主义合为一体，在集装箱狭窄的空间内定义着无限，在历史的流变里，重构着东方和西方的交流。

开启集装箱，Matthieu向世人展示马可·波罗眼中的中国；关起集装箱，它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行，带着马可·波罗的中国，返航欧洲。



Matthieu的集装箱于2017年在北京1号地艺术园区和“艺术北京”展出后，年底来到法国阿尔勒展出。

阿尔勒。别处此处。有人开车来，有人坐飞机来，有人乘火车来，最后到的，是Matthieu。开展前，Matthieu风尘仆仆地出现。到了之后，他一头扎进自己的作品——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眼里容不下打着放大镜才能看得到的微尘，浑然不顾普罗旺斯的高温，仔细地擦着集装箱的里里外外，几个小时。

大家都在偷笑Matthieu，有洁癖！直到我们知道了，他是走路来的。如果是从北京五环走到二环，也不稀奇。但是Matthieu从法国最西北角走到了最南方，步行上千公里。

集装箱在中国启程之际，Matthieu离开他在“大地的尽头”的家。每天步行25公里，整整走了40天。在开幕式的当天终于走到阿尔勒！被大家好奇地围住，对他的千里之行刨根问底，腼腆的Matthieu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想以这种方式，和一部分的自己相遇。”大家都纷纷怀疑，他是不是在走“圣孔波斯特拉”朝圣之旅。“圣孔波斯特拉”之路是天主教著名的朝圣路线。很多天主教徒发愿，步行到西班牙的“圣地亚哥”，其中的西班牙和法国境内的“圣孔波斯特拉”路线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被列为两项单独的世界文化遗产。Matthieu不好意思地说，他并没有走“圣孔波斯特拉”之路，但是他带着朝圣的心情，一点点地走向自己，在万里之外创作的这件作品，以这种方式致敬马可·波罗。

今年，Matthieu圆了一个梦，他来到了杭州，在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。他在中国美术学院创作与交流，体验这座马可·波罗深爱的城市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描述的尘世间的天堂花园里，在无所不在的杨柳、荷花与圆中，完成了他又一次心灵之旅。

1

2

1. (法) Matthieu Dorval, “马可·波罗游记” 3D效果图 (内部长卷画面)
2. (法) Matthieu Dorval, marco·polo 马可·波罗系列, 103×73cm



一场浪漫，山海花园

法国艺术家 Matthieu Dorval

王军

最早了解到马修是在endofsky的文章里，介绍他的艺术与有关他的装置作品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后来这组作品参加由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倡导，中国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先生策展的“别处即此处”中法装置艺术展，展览由中国青岛、北京再到法国阿尔勒、普罗旺斯，也是一段奇妙的浪漫旅程呢。

见到马修是两年后的现在，他入驻上虞青，印象中他有着简素的衣着，精炼的言行，超强的工作力，以及标志性爽朗的笑容。时间一月有余，创作《陆地的尽头》《马可波罗》《天之使者》等近40幅作品。期间还去了杭州旅行，他也像马可波罗那样被“天城”杭州的美所打动，登雷峰塔，看西湖水，在丝绸博物馆为经纬成彩的历代丝绸所吸引、着迷。他的作品很多与此相关，关于马可·波罗、关于山海间的旅行、关于花园的小径……一场浪漫，恣意汪洋。

关于异域，我们总会存有无无限遐想，多憧憬向往，寄予美好与欲望的投射，这在《马可波罗游记》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：威尼斯的启程，伊朗的高原，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教徒，冬日积雪的山巅、烈日灼烧下的塔克拉玛戈壁滩……无尽的艰险方有无尽喜悦，历时四年穿越欧亚大陆来到中国，看到璀璨庄严的宫殿，华美丰饶的东方大地，尘世间的“天堂花园”（杭州）……



马修的外祖父为意大利人，他总能从外祖父那里听到关于马可·波罗探险绘声绘色的描述，令儿时的马修心驰神往，少年时马修甚至还画过一本漫画，将自己想象成特工詹姆斯·邦德来到马可波罗笔下的威尼斯，重启一段跨越时空的奇幻之旅。

马修1966年出生于法国布雷斯特(法语:Brest)，该城位于法国西北布列塔尼半岛西端，这是一座四季繁花的海港城市。马修的寓所便在海岸边上，在他的工作室中，阳光、沙滩、灯塔、峭壁、海岛，尽现眼前。

布雷斯特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，这里保留了很强的凯尔特文化基因，所以与其他凯尔特地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如爱尔兰、苏格兰、威尔士等。马修的姑父便是苏格兰人，他曾为伊丽莎白女王绘制肖像。每到夏季，画家姑父会来布雷斯特探亲度假，并画着这里的海景，这是马修最早的艺术启蒙。

但马修并没有选择艺术这个行当，他选择了自己更热爱的厨艺，15岁他考入巴黎的厨师学校，19岁毕业开启了自己的厨师生涯，这延续到他的27岁。期间他在美国、西班牙、法国多家酒店当学徒，后在往返英法的游轮担任主厨5年。在担任主厨后马修下午有空出来的时间，他便常去找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动画的哥哥玩，美术学院的氛围感染着马修，此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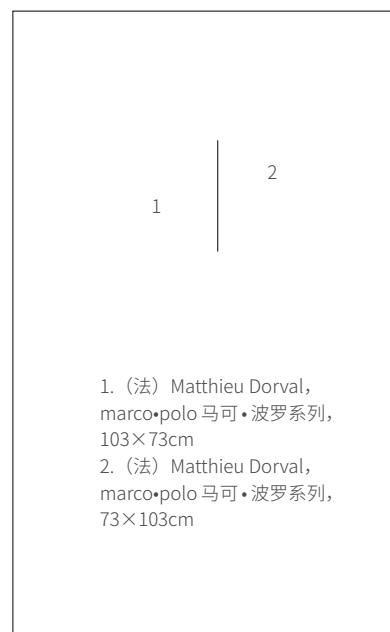
他开始重拾画笔，开始业余学习绘画与创作。

为了有更多的业余时间，27岁后他辞职厨师，转而成为厨师学院的老师，并在巴黎教授5年，后回到家乡布雷斯特再教授5年。至37岁衣食无忧的马修终于下定决心以绘画为自己以后的志业。这时他也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克洛伊，成为画家的决定也得到妻子的支持，她是记者与作家，后来他们合作多个艺术项目，以绘画与文字的方式去旅行并认识一个地方。如“陆地尽头”项目，他们环游爱尔兰、英格兰、比利时与西班牙南部等诸海岸，马修负责绘画，不同的风景、人物与建筑的描绘，克洛伊则采访与深

入当地人们的生活与他们的故事。绘制的画作与采访形成的文章编辑成书并在当地的博物馆举办画展。人、海岸、阳光、岩石、建筑、风景……在多次的展览后，我们会发现，不同的海岸或许有着对异域共同的想象，相连的海水却塑造了不一样的风景与千差万别的故事。

不同的海岸，千差万别的故事，会在马修的创作中抽离出一个“记忆性”的景象，这记忆混合了他工作过的游轮，生活着的家乡，马可·波罗式的对“异域”的想象。海景与异域的想象成为他创作的源泉。

海平面上太阳东升西落，海水时有狂暴时有宁静时有波澜，阳光折射



1. (法) Matthieu Dorval, marco•polo 马可·波罗系列, 103×73cm
2. (法) Matthieu Dorval, marco•polo 马可·波罗系列, 73×103cm



五彩单纯有力，云彩浮动变幻莫，岩石恒久矗立，拍打、对抗与风化，海中的亿万生物与海岸上的静默植被，船舶、人们有时很多聚与海滩，有时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一艘小船，月光下海风遒劲有力，山海之间是人的情感的波涛汹涌与神秘感知。马修的画笔一一触摸、记录、延伸……

马修的绘画是抽象的，但从《陆地的尽头》我们却能感知到海与岸、光与色的交融，仿佛海平面下的神秘的力量与自己相连，画作里面有马修深层的感知、情感的涌动，以及纯净的凝视。

这种凝视在《马可·波罗》里得以漫延，这是一种移动的凝视，像是随着马可·波罗探险所经历的地域一样，视域包揽暴雨的大海、星夜的

沙漠、日出的雪山、烟雨的庄园……马修极好的混合了记忆与想象，他会把视域拓展的极为广阔，好似神之凝视，而又会以少量的大色域颜色做心里上的收拢与纯化，所以我们会感觉那画面如做了梦一般，触及到人的心灵的一处花园，流动的颜料如彩色的雨，浮动的点与线如花园中的花与草，晶莹湿润，颤动生长。

画面的控制也是心理的控制，什么样的颜色与结构形式会带动如何的情感起伏，都需要画家胸中有丘壑。马修的画面看似简单，却有着微妙的控制。

常以饱和度较高的同类色颜料大面积的平涂和喷洒，偶有肌理堆叠与局部的对比色互补色衔接。这里面有大块面与小块面、勾点肌理的对比，强烈时如疾风骇浪，平静时如阳光花园。绘画手法也很自由，有时肆意挥洒，有时仅仅几个舞动的圆点。但我们始终不会感觉到肆意的粗鄙或圆点的简陋，画面始终在一个心里的控制之内。

1

2

3

1. (法) Matthieu Dorval, LAND' S END 陆地的尽头系列, 58×43cm
2. Matthieu Dorval 工作中
3. (法) Matthieu Dorval, marco•polo 马可·波罗系列, 103×73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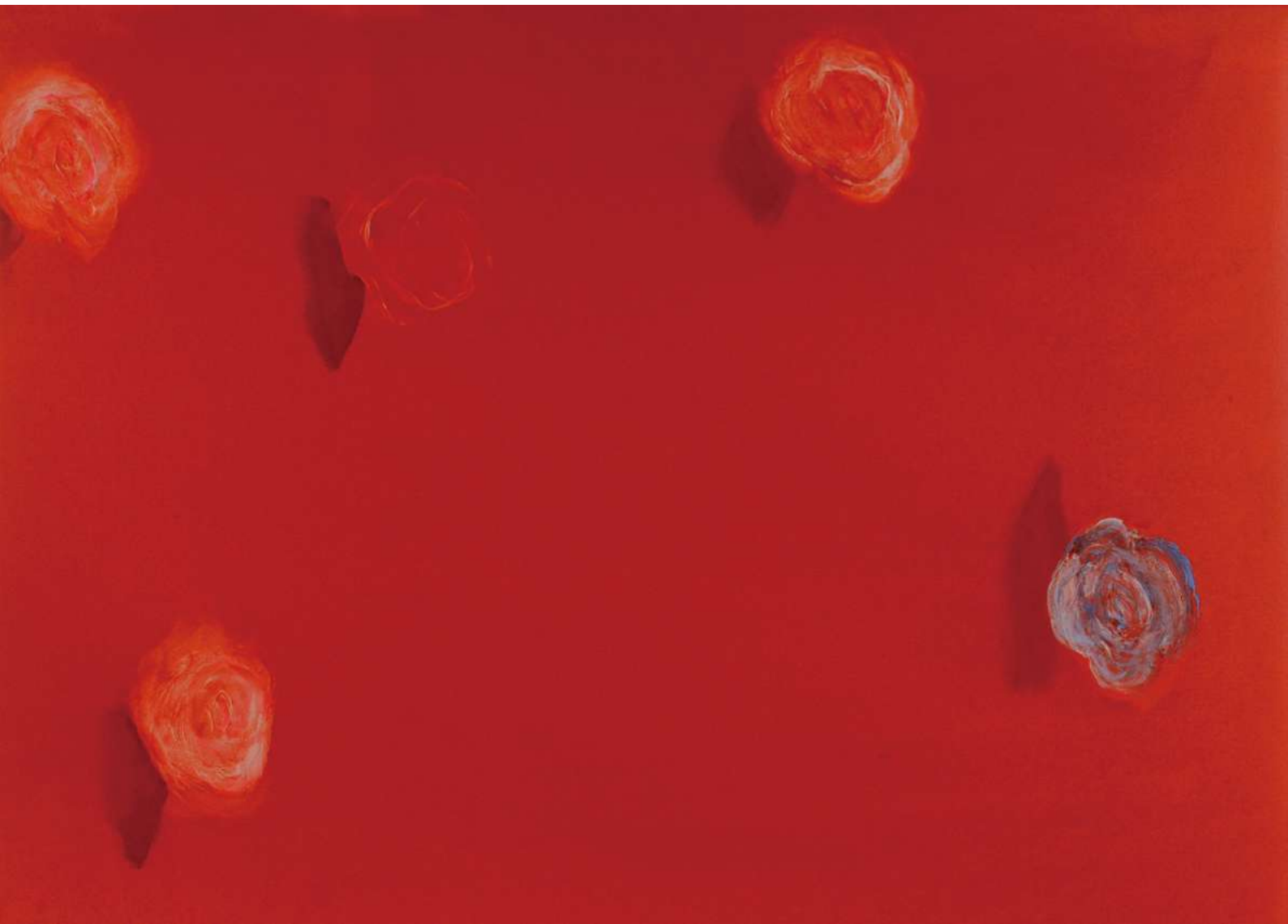


如他的圆点画《天之使者》，当细看时我们都会想这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。其实画面会做多层叠加处理，颜色多寡位置布局都做了极致的感觉控制，怎样让着圆点舞动自由而又牵动你内心感叹，马修下足了功夫。

画面与情绪是一个矛盾体，都有不可控的一面与可控的一面，会出现多种的可能，时有画面可控而情绪不可控，也有情绪可控而画面不可控，还有皆可控与皆不可控的情形。绘画的魅力就在于此，破与立，合目的与合规律之难，咫尺方寸却能建立情感的完整时空。

关于情绪与画面曾与马修谈到法国哲学家德勒兹(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) 写英国画家培根 (Francis Bacon) 的《感觉的逻辑》，培根常以畸形病态的人物为主题，人物变形夸张到极限，德勒兹分析他的绘画在抽象与具象之外走了另外一条路，是用一种具有触摸能力的视觉，扭曲的形体与流溢的形色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力的场域。马修的绘画也同样如此，他说他也在面对这种“感觉的控制与场域的构建”。

在工作室里，马修绘画的间隙，总是远眺远处的海，它是那样平静，跟人的情感一般，暴风雨来的时候又是如此呼啸可怖，马丢在用绘画的方式探索海平面的奥秘。海岸与花园，神性的花园与欲望的情绪。马修以热情与单纯用独特的书写方式触摸着自然，捕捉着那些转瞬即逝的含义，那些生气勃勃的色彩，那些不可磨灭的诗意表达。一场浪漫，山海花园。





Matthieu Dorval

艺术家简介

Matthieu Dorval (马修·多维尔), 1966 年出生于法国 Brest, 2016 年荣获 Victor Segalen 艺术大奖。

个展

- “陆地的尽头 -Terres d'infini 2.”, 法国 Douarnenez 博物馆, 2011
- “陆地的尽头 -Terras infindas”, 西班牙 Vigo do Mar de Galicia 博物馆, 2010
- “陆地的尽头 - Infinite lands”, 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, 2009
- “陆地的尽头 -Terres d'infini”, 比利时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, 2008
- “陆地的尽头”, 爱尔兰 ìles Blasket 博物馆, 2007

参展

- 艺术巴黎 Art Paris, 2016, 2015, 2014, 2013, 2012
- 香榭丽舍 艺术展 Art Elys é es, 2014, 2013, 2012
- 艺术与设计展览 2013, 2012
- “带上你的草莓” 展览, 2014
- “世界与水之王者” 展览, 2011
- “陆地的尽头” 展览, 2011
- 巴黎 马提翁大道 Françoise Livinec 艺术空间
- “取火者” 展览, 2016
- “多样之美” 展览, 2014
- “现在是什么天气?” 展览, 2013
- “百年碑刻” 展览, 2013
- “滚石” 展览, 2012
- Ecole des filles 艺术空间, Huelgoat

作品集

- C. Batisou, 悬崖的小说 - 300 年的历险, 2014
- Xavier Grall, Matthieu Dorval, 世界与水之王者 Roi du monde et des eaux, é ditions Françoise Livinec, 2011
- 陆地的尽头 -Terres d'infini 2., Françoise Livinec 出版社 et Douarnenez 博物馆, 2011(此书获得 2011 年 insulaire d'Ouessant 最美的图书大奖)

1

1. (法) Matthieu Dorval,
OFFICIERS CELESTES 天之使者系列, 50×37cm